

住院记

去年12月初,我在家里摔 倒。看到拍片报告的一刹那,我简 直绝望了: 左侧股骨颈粗隆骨骨折 三处,其中两处移位!

主治医师姓王,是个帅气小 伙,和我儿子差不多大。他认真地 看片,检查,询问病史。看他皱眉 沉思的样子, 我惴惴不安。我知道 自己伤得很重,而且,前一年膝伤 动手术, 拆线、取钢钉钢丝, 每次 伤口迟迟不愈,还发高烧。这次我 是断不肯再做破皮手术了。

王医师静静地听完我的诉求, 决定先给我做皮牵引。他拿来器 械,认真地做着,还让我先生和护 工看着学。他说先用皮牵引固定位 置,再考虑下一步。

对大多数患者来说,手术愈合 快,效果明显,更何况,手术还是 这家医院骨科的强项。而我,害怕 手术,选择保守治疗,骨头接不拢 的概率很大。住院时间长,会远远 超过医保规定的住院天数。我给了 医生很大的压力。

王医师对我说,不做手术,万 一牵引效果不好,就没法坐立,更 不用说走路了。他耐心劝说着,让 我权衡各种治疗手段的利弊。我心 里热乎乎的,因为他的友善和负 责。但是思考一夜后, 我还是选择 皮牵引。

此后, 王医师每天来看我, 有 时在清晨上班前,有时是下了手术 台后,有一次快晚上九点了,他刚 下手术台还没吃饭,就来指导我做 "拗膝盖"动作。看我乐呵呵的, 他高兴; 见我愁眉苦脸的, 就鼓励 我。每次看到他,觉得像见了我自 己的孩子一样亲切。我暗暗鼓励自 己,努力配合治疗,不辜负他花费 的心血!

住院41天后拍了片,骨头位 置还行,王医师略松了一口气。他 还是每天来看我,鼓励我。我有时 候夜里睡不着,思虑多多,就跟他 微信聊天。除了病情, 我们还会聊 些别的,比如分享一篇好文章。

病痛中, 医患间的这份亲情让 我倍感温馨。没料到就在此时,可 怕的疫情来了,王医师要去隔离区 做志愿者。原来说好是两周,后来 却延长到40天!那一个多月,他 怕万一有个什么闪失,没来看我。 虽然这样,他仍时时关注着我和其

他病人。而我,则无数次祈祷疫霾 早散,王医师和他的同事们平安归 来。他们,就像亲人一样,让我牵 肠挂肚。我的心随着疫情的起伏, 或悲或喜, 时而叹息时而流泪。

王医师不在身边的日子,护士 们一如既往的体贴、暖心。疫情期 间,一天两次测体温测氧饱,无论 日夜,只要在病房里看到这些白衣 护士的身影,躺在床上不能动弹的 我就有安全感。我的静脉又细又 脆, 住院时间一长, 两臂几无可下 针之处,护士们为了我,使出了浑 身解数。她们在我手臂上一点一点 地摸着,寻找着,有时候还会用上 "花式打针法",比如"浅针法" "深针法",甚至"弯着打"。有时她 们几个研究好了再打。我不会忘记 胡护士那天给我成功注射时在病房 门口那声"哎哟妈啊"的欢叫,那 种像攻克险关一样的成就感和欢欣 溢于言表,让我热泪盈眶。

2月13日我又拍了片子。在隔 离区的王医师微信告诉我骨头位置 很好,就是还很"嫩"。他嘱咐我 康复锻炼要持之以恒, 但不能过 量。言短情长。

静脉输液结束,我打算出院。 3月12日中午,王医师终于可以进 病房给我做出院评估了。他穿着一 尘不染的白大褂,似乎比先前更成 熟、更帅气了。我兴奋极了,超水 平地展示自己的康复锻炼成绩,引 得王医师、护工和我的家人们惊喜 连连。而我,则像一个"人来疯" 的孩子,渴望得到表扬。王医师说 我能得100分,我快乐得身上每一 个细胞都在起舞!

3月14日上午,我出院了。两 天后,王医师也结束隔离区志愿者 工作,回到骨科。大家都平平安 安,皆大欢喜。在这难忘的101天 里, 我经历了绝望、希望和"新 生"。现在,骨头对位好,能独自 坐起来了, 假以时日, 我就能站起 来走路了!

上世纪90年代,我三次重症 都是这家医院的医护人员把我拉出 绝境。后来,我加入志愿者队 伍,以此报答社会。这次严重受 伤,又是该院骨科医护人员齐心 协力,帮我脱离险境。几次住 院,我和医护人员结下了深厚感 情,甚至二十多年过去,当年的 医生护士退休了,我们仍是好朋 友,平时还有联系。

这次特殊时期的住院经历,让 我又一次看到了医护人员在灾难面 前奋不顾身、勇往直前的人性光 芒。王医师和他的同事们是这一群 体中的成员。医者仁心,大爱精 诚。这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付出 远比一般人多。多体谅为医者的不 易, 尊敬他们, 配合他们, 这是我 们全社会应该做的。

"岭景"是我的老家,知道它 在哪儿吗?

从宁波朝台州方向驱车一个 半小时,在天台羊头下高速,沿 着一窗都是风景的幽静山道行驶 十多分钟,越过一道临海市与天 台县的交界岭, 出现在眼前的山 势,像一只大铁锅,锅底那个村 庄便是岭景。

岭景村坐落在高高低低、重 重叠叠、郁郁葱葱的山岭包围圈 里,像蚌壳里的一颗珍珠。当 我睁开眼睛第一次打量这个世 界的时候,岭景就给了我一个 春天。从此,我迷恋岭景的春

抢先报春的总是桥边那一棵 桃树。它是从石缝里自己长出来 的,一人多高,碗口粗细。或许 是哪位先人路过此地, 刚好吃完 桃子,随手把桃核一扔,正好卡 在石缝里,从此生根发芽,长成 如今古拙朴茂的样子。别看她来 路不明,占据的地理位置却极 好,头顶高耸青山,脚踩一溪碧 水,身边横卧着一座村民必经的 小桥。过了腊月,春江水暖,她 便率先用一树灿若云霞的鲜花, 义务通知来来往往的路人:春天 来了。

一瞬间,四面山岭立即起了 响应: 土里钻出草尖, 树上绽出 嫩芽,它们像被激活的音符,奏 响了春天的大合唱。

村后的山里有个"兰花谷", 长着许多九头兰,根茎发达,花 朵硕大,十米开外就能闻到其 香。我们一行欣然前往。

春天的岭景充满野性。近年 来无人上山斫柴,灌木荆棘芒茅 等率性生长。我们往密林处只走 了百余米, 山路就断了。尽管手 里有锄头、砍刀、登山杖,都无 济于事。看样子, 路是被野猪拱 断的。这种哼哼唧唧的生灵, 彪 悍机敏,长嘴像一台小型挖掘 机,专门对山路下嘴,采取最原 始也最管用的防御措施, 毁坏人 类交通线,保护自身的生命安全 和地盘不受侵犯。这家伙皮糙肉 厚, 出入荆棘丛如入无人之境, 山上到处留着它连滚带爬的痕 迹。我们没有"二师兄"的能 耐,只能望山兴叹。好在兰花并 非集中在兰花谷,我们勉强到达 的地方,就有十几株兰花正悄然 开放,好像为我们的虔诚朝觐给

予适当的奖赏。 苏轼赞美兰花"本是王者 香,托根在空谷"。兰花耐闻,幽 香清爽绵长;她也耐赏,碧绿的 叶子丝带般披挂,中间伸出一根 绿茎,一串彩色的花朵竞相开 放,像长茎上停着许多美丽娇羞 的蝴蝶,让人不忍靠近,生怕惊 飞了它们。大山的确是花的家 园,在兰花的周围,我们看到了 杜鹃、枙子、迎春、山茶等等, 不过她们都没有兰花开放得早, 现在都还含着苞,等着第一声春 雷的呼唤,便把整座山染红。

即便花朵有千般姿态、万种 风情,也不是岭景春天的全部,舌 尖上的岭景, 更可品咂出春天悠长 的滋味

"鹧鸪唱歌,野菜装箩"。岭 景是野菜的聚居地,马齿苋、婆 婆丁、蟹钳青、野芹菜、荠菜、 年青、胡葱……到处乱长,庄 稼地里, 石头缝中, 田埂土 坎, 渠旁沟边, 荒山树林, 都 能见到它们的身影。挑野菜最 好是早上太阳刚醒时出门,这 时的野菜睡了一夜觉,补足了 养分,叶子上还挂着晶莹的露 珠, 倍儿精神, 也最为多汁鲜 嫩。如果说,早上的野菜尚处 于豆蔻年华,等一会艳阳高照, 野菜水分消耗,皮硬筋出,就成 了徐娘半老。

农家主妇,都是烹饪野菜的 好手,各种做法流传干年,荠菜

可 不来岭

包扁食, 胡葱炒鸡蛋, 凉拌马齿

苋, 芘花炒豆干, 年青和米粉做

成青团、青饼、饮圆……什么样

的野菜做什么样的食品,分门别

类, 合理搭配, 出锅都是好味 道,正如著名诗人兼资深吃货陆

游所言:"野蔌山蔬次第尝,超然

盖。对于当地山民来说,没有春

笋的春天是有残缺的。岭景的传 统美食号称"九大碗",即在婚丧

嫁娶或者重大节日, 九道菜盛在

九只大海碗里,摆满八仙桌,佳

肴美馔,热气腾腾,而"笋尖"

是必不可少的一道。这道菜做起

来很复杂, 工序从春天开始, 将

整棵春笋焯熟后压扁晒干,坚如

铁板, 硬如骨头, 能用它敲钉

子, 久藏不腐不霉; 要吃时, 拿

出来放在清水里浸泡十几个小

时,稍软后切成薄薄的笋片,再

泡十几个小时, 待软如面条, 便

可放进锅里加油慢火煮炖。漫长

的制作过程,往往预示着更出色

的美味,这道菜可谓笋中的经

典,清脆爽口,回味无穷,百吃

人自有成片的茶园,那雀舌似的 嫩芽,在第一场春雨降临后便争

先恐后地冒了出来,在一垄垄碧

浪似的茶园上跳舞。半天工夫,

我们的竹篮里就有了四五斤新鲜

的土灶烧旺,但火候要掌握好,

大铁锅不能太热。倒下茶叶,戴

上手套,不停地翻炒,待叶片里

的水分慢慢消散,卷曲成一团,

开的山泉水,看刚卷起来的叶子

又翻滚着缓缓舒展开来,像一群

山野精灵在水里舞蹈,香味随蒸

汽从杯口袅袅上升,最为纯正的

的,春色关不住,会从村民们的

岭景的春天与人是融为一体

便可出锅了。

春天味道沁入肺腑。

眼角眉梢溢出来。

炒茶是个技术活,把妹妹家

抓一小撮放进杯里,冲上烧

饭后当然需要一杯茶,岭景

岭景的许多岭,被竹园覆

气压太官羊。"

骑车

随感

穿过长春路

在西门口下了地铁, 离目的 地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我犹豫 了一下,看到路边散落的单车, 还是决定以骑行的方式完成这一

开了导航, 把手机插到衣服 的小口袋里,就这么跟着指引

下午两三点的时间, 一切正 好。四月的阳光没有那么毒辣, 也没有那么吝啬,很适宜地散播 这热量和光照。空气也流动着, 柔柔地吹着耳畔的发丝。

我晃晃悠悠地骑着单车,被 这样的天气熏得有了昏昏然的睡 意。一路骑过了天一阁、意卡 菲、华侨豪生,眼前突然一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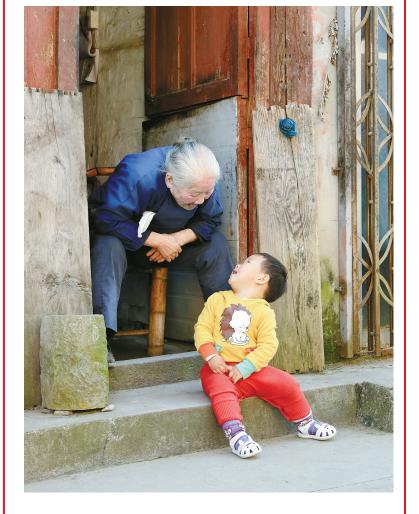
是那样动人的、富有生命力 的翠绿啊。这一截长春路,路旁 两侧的香樟树经过漫长的冬季, 迸发出焕然的生机。这些树经过

一年年的风吹雨打, 高大得令人 心安。天空被密密麻麻的翠绿枝 丫遮得只露出一点一点的碧蓝, 像是镶在叶子上的蓝宝石。

柏油马路上微微闪动着树 影,整一片都是。再往右,是流 淌的深邃的河。有戴着斗笠的老 翁撑着鱼竿,哪怕脸上依然戴着 口罩也不见紧张了。

又见到老人开出了修修补补 的流动小车, 自得地闭着眼睛在 躺椅上休息,等待顾客上门。街 上虽说不上游人如织, 车水马 龙,且人人都戴着口罩,但又如 此清晰地让我觉得,光景这般美

单车骑错了车道, 我是那 一尾逆着水流的小鱼。流淌在 这样的春色中,后背微微发着 热,温暖,祥和,并且深深地 感动着。



祖孙俩

戴红燕

颜文祥

小叔,一定要少喝点呵

时光轴 ···············

我知道这一天一定会来的,但 没想到竟然这么快。上星期天,我 去看望小叔,他依然躺在床上,不 省人事,但在婶婶和堂妹的精心照 料下,面色还是红润的。没想到仅 仅过去五天, 小叔就走了。接到堂 妹打来的电话,我悲痛万分,眼泪 禁不住夺眶而出。

两年前,小叔在他的外甥—— 也就是我表哥家吃饭。表哥热情好 客,小叔又喜欢酒,多喝了几杯, 上厕所的路上, 双脚不听使唤, 仰 天摔了一跤, 顿时头破血流, 神志 不清。被送到医院抢救, 命是保住 了,小叔却成了植物人。表哥"好 心办坏事",内疚与悔恨让他直不 起头来,倒是我父亲劝慰道:"你 小舅舅性格就这样,这也许是他的 命。"

小叔出生在四明山深处的一个 小山村,他是第一个走出大山的颜 家人。父亲兄妹6个,小叔排行最 小,他读过初中但没有毕业,在兄 妹中文化程度算是最高的。那年杭 州钢铁厂来村里招工,小叔被选 中,去省城当了一名"炼钢工 人"。直到1991年7月,我到杭州 读大学时才知道, 小叔尽管在钢铁 厂工作,但从来没有见过钢花四溅 的场面,他在杭钢修建队里,平日 从事搭钢构、拌水泥、筑路、修设 备等基建工作。修建队基本上是户 外作业, 小叔兢兢业业, 没有一句 怨言。在钢厂上万名工人中, 小叔 也许是最普通的一个,但他像草一 样坚韧,像牛一样勤劳。他把一生 献给了钢厂,直到5年前退休,回 到余姚老家。 小叔对我的好, 让我刻骨铭

小时候, 小叔每次回老家探 亲,晚上总喜欢让我睡在他的身 边。他给我讲了许多有趣的故事, 让我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我读 小学四年级那年暑假, 小叔发出邀 请,让我去杭州住几天。这是我第 一次走出小山村。当时小叔住集体 宿舍,上班时,整幢宿舍楼空无一 人,小叔怕我寂寞,就把我带到工 区,在那里,我认识了他的许多工 友,他们的工作既辛苦又快乐。为 了迎接我的到来,小叔的一位工友 特意从家里带来一只小兔子,给我 玩耍。到了星期天,小叔先带我游 览美丽的西湖,又把我带到最最向 往的动物园。我第一次看到了活生 生的老虎和大象,这成为我回到学 校后最让同学们羡慕的一次经历。 吃中饭的时候,小叔点了一瓶啤 酒,执意让我也喝一杯。这是我第 一次喝酒,尽管喝起来有点苦涩, 但我知道,这里面有着小叔一份特 别的爱。也就在那天, 小叔对我 说:"你看杭州西湖美吗?现在要 好好读书,长大后到杭州来读大 学。考上大学, 你就是有出息的人

最让我难忘的是那年冬天,我 因腿疾在江苏镇江的一家医院做了 手术。出院那天,一个人乘火车返 回杭州, 打电话让小叔来火车站接 我,小叔一口答应。因为火车抵达 杭州已是深夜,早已没有了到杭钢 的公交班车。我当时拄着双拐,行 走不便。小叔约了一位工友,两人 换骑着一辆平板三轮车, 来火车站 接我。接上我后,他小心地把我抱 上平板车,给我披上厚厚的棉衣, 安顿好后, 让工友坐在我边上时刻 照顾我。然后,小叔就骑着平板 三轮车向位于杭州半山的钢厂出 发了。从杭州火车站到他的钢厂 宿舍,有20多公里。一路上,北 风凛冽, 小叔迎风向前, 脚踩踏 板是那么有力。骑到半路,他与 工友换骑,他上车时,我发现他 额头上挂满汗滴。好不容易骑到 宿舍,东方破晓,一轮红日跃出 山头。他打来热水让我洗脸洗脚, 转身又去食堂买来早餐, 叮嘱我好

好睡觉,中饭他会送来,说完拉上 门上班去了。

1987年9月,我考上大学,如 愿来到杭州读书。听到这个消息, 小叔比谁都高兴。我刚到学校的第 二天,小叔就找到我的寝室,帮我 整理床铺,购买生活用品,我俩还 一起上街挑选了一辆自行车。离开 时他说:"星期天没事,你就骑车 来我这里吃饭。"随即将一把宿舍 钥匙塞到我的手上。此后, 我每隔 半个月就骑车去一次杭钢, 在小叔 那里过上一夜。那是一段多么难忘 的时光啊,我和小叔一起吃夜饭, 喝口小酒,聊聊家族里里外外的 事,一顿饭有时竟要吃上两三个小 时。也就在那个时候,我知道了小 叔好酒的原因:他长年在外打拼, 总觉得亏欠家人很多,但作为一介 平民,又无力调回家乡,思念、牵 挂,焦虑、无奈,他只能"借酒消 愁"。小叔酒瘾的背后,有着一份 难言的酸楚。

5年前,小叔退休回到余姚, 终于和家人团聚了。本来他会和许 多人一样安享晚年,然而,一次贪 杯竟然酿成大祸,这实在让我难以 接受。此时此刻, 当我写下这些怀 念的文字,心里默念:小叔,您在 天堂里,一定要少喝点酒呵!

紫云英, 也叫红花草 即使,现在进了城 我还是愿意叫她-草子, 这样更能理解 我们的关系

诗歌

她以前是家里的常客 沿着一日三餐排队 有着一个不错的归属 母亲不止一次地赞美过 我们满足的样子

不像她的乡下姐妹—— 荠菜、马兰头和艾草

在时令中看涨 在词汇里娇贵 在舌尖上留香

她肥过地、肥过牲口 也肥过我们,但懂得 再怎么绚丽, 怎么 蓬蓬勃勃地长, 也只能 接受往深处去的命运

四月,屋后的麦田里 她从这一边绿到另一边 三十年来, 我身居城市 仍旧怀念那一片 新绿